

# 归客

GUI

KE

何培嵩 著



·八桂作家丛书·

# 归客

何培嵩 著

漓江出版社

# 归客

何培嵩 著

\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11.875 插页2 字数247,000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35000册

ISBN 7-5407-0181-1/I·142

书号：10256·323 定价：2.00元

## 目 录

为了母亲的微笑.....	( 1 )
刘三姐与黄婉秋.....	( 16 )
归客.....	( 78 )
“仙蟾国”真闻.....	(104 )
水晶.....	(118 )
春蚕.....	(139 )
这一片绿叶.....	(151 )
碧血篇.....	(162 )
节奏.....	(182 )
冲破黑暗之门.....	(194 )
希望之星.....	(209 )
三十岁的初恋.....	(224 )
铜皮铁骨，武当传人.....	(230 )
遵义“野人”考.....	(252 )
边魂.....	(263 )
不该发生的悲剧.....	(288 )
人体雕塑师.....	(318 )
杠铃奏鸣曲.....	(334 )

## 为了母亲的微笑

“我感到幸福。因为，我看到了母亲甜蜜的微笑……”

——摘自李宁《训练日记》

## 东方小伙子

绿色的地毯，宛如一片柔软的绿茵茵的水草地。

一个肌肉线条分明，身材匀称，显得十分英俊的东方小伙子，格外引人注目。只见他从地上一跃而起，一个神妙的“旋360度空翻”，紧接“后空翻两周”，真是刚劲如鹰击长天，灵巧如鱼跃龙门，轻盈如蜻蜓点水，快捷如林中响箭……都是超C组的世界体操难点动作。既高飘连贯，又舒展大方，刚柔相济，节奏感强，豪放而有气魄，似一首清新优美的抒情诗，给人以全新的美的享受。

小伙子叫李宁。这里是莫斯科体育宫的体操比赛厅。第21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将在这里举行。按惯例，李宁来这里进

行赛前适应器械和熟悉场地的练习。他感到十分惬意，各种器械很上手，技术发挥亦尽如人意。他相信，三天后的比赛，他能拿到全能前四名。

一位在旁观看的苏联教练，摇着高大伟岸的身躯，走到李宁的教练张健跟前，伸出两只大拇指，由衷赞道：“李宁自由体操的空翻高度，是无人可与匹敌的。他的技术和精神状态，令人生畏。”

此种赞誉，确是这位苏联人的由衷之言。十八岁的李宁，已不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嫩蕊。1972年，年方九岁的他，首次参加全国少年体操赛，拿了自由体操冠军。次年又获全国少年自由体操第二名。此后，他一直勇往直前。1981年4月底昆明全国体操分区赛，他一举夺得全能、自由体操、单杠、跳马和双杠五项桂冠，成为中国体坛异军突起的新秀。三个月后，也就是1981年7月，他首次参加国际性的大型体操赛，在世称“小奥运会”的第11届大学生运动会上，他跻身全能第五名；中国队获五面金牌，他一人独得自由体操、鞍马、吊环三面金牌，从而以高难惊险的技术和独特的风格风靡一时，给热情的布加勒斯特观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。紧接着，8月份，他飞到檀香山，投入中美对抗赛，连战皆捷，独执全能、吊环和自由体操牛耳。他震动了世界体操界，成为各国家体操界中人人刮目相看和重点研究的对象。

可是此刻，李宁作何表示呢？他听罢翻译的话，淡然微笑，向苏联教练举起擦满雪白镁粉的右手，轻轻摇了摇：“过奖了！”然后默默走开了。他知道：现在还远不是自我陶醉的时候！

张教练向他投去满意的一瞥。

李宁现在做跳马练习。这是他的强项。他胸有成竹。可是，他也稍有顾虑：他的右脚腕在1979年曾出现过舟转骨骨折，以后一直未能完全愈合，形成了陈旧性骨折。每逢大运动量训练和一场比赛下来，总是如蜂螯般一阵阵生痛。如今，为了慎重起见，他要求张教练在木马后面加上一张垫子。

就是这张垫子，酿成了他无穷的遗憾！

他一个深呼吸，起跑，腾空一跳，不失时机地“侧空翻270度转体”（即立松跳270）。落地时，偏偏受伤的右脚踩中垫子边缘，一声轻微的“咔嚓”，踝关节再次严重扭伤。伤疼如一股电流，迅疾爬遍全身，接着右脚就麻木了。他无力地瘫坐在垫上。他感觉自己心灵受到的冲击，比伤处更沉重，更痛苦！

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！同伴们都停了训练，向他围拢过来。他看到许多张焦灼的脸；他看到副团长宋子玉变得铁青了的严峻的脸。他首先想到，不能因为自己影响同伴们的情绪，便说：“继续练你们的。我一点小伤，不要紧！”可事实上，他一动也不能动，眼巴巴地看着张教练把他背出练习馆。

一辆紫罗兰色的伏尔加牌流线型轿车，沿着宽阔笔直的列宁大街，以超100公里的时速疾驶。一个小时后，抵达中国队下榻的体育旅馆。

轿车载走了他，却载不走队友们铅一般沉重的忧虑！

## 他希冀奇迹出现

他，李宁，一个豹子般生猛好动的小伙子，此时此刻，只能老老实实躺在床上，有如一具僵直平卧的木雕。他憋闷得慌，辗转反侧，强撑着将上半身斜倚墙壁。银白色的莹光管灯光，照射着他变得清癯的脸庞，微蹙的眉宇和紧抿的嘴唇。他在训练日记上，写下如此文字：

“要命！还有三天就比赛，偏偏脚伤了。早不伤，迟不伤，偏拣这节骨眼伤，倒霉！”

“不，不能拉下！我盼了多久了，就盼这一天……不，脚断了也得上！”

“就是得拼！大松博文说过：‘对人来说，最苦的莫过于战胜自己。’我就是要击败自己！”

此刻，一层薄薄的阴云，笼罩在中国体操队每个成员的心头。李宁受伤，给全队的影响，就象和尚头上的虱子一样——明摆着。世界体操锦标赛，是和奥运会同级别的正规国际比赛，每两年举行一次，各国都派出最强阵容拼搏。中国也组成了第一线阵容，男子组有童非、李宁、李月久、李小平、彭亚平、黄玉斌等，都是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有所建树的宿将；而李宁和童非则同是技术比较全面而且稳定的主力中的主力，是主要得分手。而问题更严重的是，出国前，中国曾计划挫败东德，紧咬强大的苏日，力争团体第三名，而如今，这一宏愿，眼看将由于李宁的受伤被迫卸甲而成为泡影……

时间似流水，无情地流逝，流逝……现在已经是20日了。距离比赛只有三天了！距离报名时间仅有两天了！

啊，两天，48小时，李宁的伤能好吗？奇迹会出现吗？

令人颇感困惑的是，东德队一天几次来中国队打听李宁的伤情，问他能不能上？当然，他们的“关心”，别有一番深意：中国队是与他们争夺团体第三名的劲敌；假如中国的一员主将退出比赛，无异于送给他们一颗定心丸。

如今，最为焦灼不安的是张健。这一天多来，他吃不甘味，睡不成眠。他去看李宁。

房间里，弥漫着跌打药酒的浓郁香味。张教练按住了企图从床上爬起来的李宁。只见他满脸交织着痛苦、内疚、焦急的复杂神情。这使张健联想起《水浒》里的一句话：“恰似那猛虎下荒丘，潜伏爪牙忍受”。

李宁的目光象水银，灵活而沉重，向张健投来一个问号：我，还能上吗？

张健迟疑半晌，没回答。他凝视这只裹着密密匝匝纱布的肿胀的脚踝。昨天下午回旅馆后，随队医生安广林大夫为李宁做了全面检查，发现：从右小腿下半部开始，肿胀，淤血，仿佛穿了一只紫红色的靴子。他迅即敷上根据祖传秘方配制的治疗急性运动创伤的伤药。一般来说，敷上这种伤药的运动员，都能在短期内见奇效。但是，眼下李宁是旧伤加新伤，能否迅速治愈，能否胜任这场艰巨的大赛，连具有几十年经验的安大夫也没把握。看，现在24个小时过去了，李宁仍不能下地行走。

犹豫了片刻，张健终于说：“看这个伤情，你要作好不

能上的充分思想准备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李宁夺过话头：“我能上！我能上！”接着，孩子般哇地哭了。他从未这么伤心地哭过，泪水象断线的串珠顺着脸颊滚落。出国前，他曾悄悄对张教练说：“全能力争拿小4，单项夺一、两面金牌……”如今，他痛惜自己为国争光的理想将成泡影。他在心里骂自己：“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，窝囊废！”

哭声，使张健和安大夫深深感动。他们的眼眶都湿润了。

其实，张健又何曾不想李宁上呢？他是李宁的主教练，又是这次代表团男队领队兼总教练。李宁受伤，对于他来说，无异于主帅在决战前夕折了大将一样。

但他还是安慰李宁：“好好治伤，离报名还有两天，兴许还能上。”临走，又补了一句：“明天，能双脚跳，就考虑上你。”

年逾六旬的安大夫原是京津名医，祖父是清廷御医，给西太后开过方，父亲给孙中山看过病。他很喜欢李宁的个性。他一捋衣袖，给小伙子鼓劲：“好小子，甭丧气，听我的，管保你活蹦乱跳上阵！”

几句暖心话，收到神奇效果。李宁擦擦鼻子，笑了。仿佛在浓重的夜幕中，骤然划过耀眼的闪电，他的心透亮了。他希冀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创造伤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
张健走了。李宁目光炯炯对安大夫说：“我的脚象一根木棒，毫无知觉。你只要为我找回感觉，我就能坚持比赛！”

英气勃勃，义无反顾，安医生被小伙子激昂的情绪感染

了：“我保证帮你找回感觉。但是，痛是免不了的……”

“痛，我不在乎！”

于是，他遵照安广林的嘱咐，先用伤脚压墙，然后练走——扶床走，徒手走；慢走，快走；从房间走出走廊；又从走廊走出室外。每一步，犹如无数把利锥扎心。零下十几度的严寒，他的额上却渗出豆大的汗珠。

就这样，21日，他从早晨一直走到下午两点。

晚上九点多，张健匆匆赶来。李宁喜欢孜孜地做小跑、轻跳动作给他看。可是，张教练不无同情和惋惜地告诉他：代表团开会研究，考虑到他的伤情和今后的运动生命，决定让一个候补队员替换他参加比赛……

这消息，不啻是晴天霹雳，在他的头顶轰然炸响。他低头，抿紧颤动的嘴唇。他默默地走入厕所，悄然垂泪。

## 银色的梦

莫斯科之晨。冰雕玉砌，银装素裹。纷纷扬扬的雪花飘个不停。

清晨五点，李宁走出温暖的房间，一头扎进风雪茫茫的列宁大街。

昨晚他又是一夜没合眼。他推醒了好友童非，说：“明天，无论如何向团里提要求——上！”童非说：“能不能上，就看你的脚争不争气啦。”

脚，脚，多可恨的脚啊！他铁了心，硬是要走出一只好脚来，让领导满意，点头……

莫斯科的冬天，和北京大不相同：下午三、四点就入黑，早晨七、八点才放亮。现在，好静！路上没有一个行人，只有偶尔飞驰而过的卡车溅起片片灰黑色的雪水。他摸黑走到一盏橙黄色的路灯下，俯身一看：糟，一夜没活动，伤脚又肿了，僵硬，麻木。难怪，刚才每走一步，都象小孩搬动一只铁球一样地沉甸甸……

不管怎样，走吧。也许走到尽头，就会出现希望。雪，好厚哟！人行道上，一尺多深的雪，宛如一张细绵羊毛铺成的软软的长长的地毯。他专挑深雪的地方走。他知道，松软的雪对伤脚的恢复有好处。

雪花纷飞。他的思绪，比这漫天的雪花飞得更乱，更远……

瞧，一个男孩，在床上蹦呀，跳呀，翻跟斗呀，竖芭蕉呀（北方叫拿大顶）。不料，一头撞到床板上，嘴破出血。赶忙用床单捂住嘴，床单染上了一滩血，藏起来；还一再叮嘱哥哥严守秘密……当教师的妈妈回来了，他呼地窜上一张长条凳，一个劈叉，亮相：“妈，快看，我能劈一字啦！”母亲笑了——这微笑，多么甜蜜啊！

那时，他还未满七岁。

八岁半，他离开家乡柳州，被梁文杰教练破格吸收进广西体操队。血，汗，拌和苦涩的泪水，浇灌出一颗茁壮新竹。1980年，这颗开始闪光的星被张健的慧眼所识，他十七岁进入国家队。次年，赴罗马尼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，他首次参加国际比赛，初露锋芒，拿回三枚金牌。他自己留下一枚，一枚送梁文杰，一枚送张健。

他看到，在训练场上一向无比严厉的梁教练和张教练，露出了甜蜜的微笑——这笑，和自己母亲的笑，是多么相似啊……

如今呢？上，还是不上？这问题，在短短的一天多时间，他想得很多很多。不上，他可以心安理得地治伤，可男团就会拉分。上，竭尽全力拼，万一弄不好脚断了，这将意味着自己运动生命的终结——自己刚刚踏入十九岁；十九岁，运动青春的鼎盛时期，金子般宝贵的年华啊……可是，人们不是常说，“体操是勇敢者的艺术”吗？伤，痛，是不可避免的，就看敢不敢搏了。队友李月久，80年8月23日参加美国哈特福德国际体操邀请赛，首项单杠，嘴巴撞在杠子上，断一颗门牙，下唇碰裂缝了九针，照样拿自由体操冠军。还有童非，81年3月3日，参加第6届巴黎体操大奖赛，不慎伤于车祸，引起脑震荡，照赛不误，一人独得三枚金牌，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，被誉为“大奖赛最受欢迎的人”。

队友们能做到的，他相信自己也能做到。他忽然想到一句法国谚语：“能够当上将军的士兵是极少数。然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”他觉得：不想当冠军的运动员也绝不是好运动员！

他终于在艰苦的思索和痛苦的选择中，作出了最后的决断。他的精神顿觉清爽。他开始小跑，小跳，甚至咬着牙关作单腿跳跃。

一小时后，他回到旅馆。又在门口附近练走了40多分钟。

七点多，张健在门口找到了他。李宁好高兴，原地纵向

单跳了几下：“张教练，怎样？”蹦得挺高，他有点得意。

张健让他从桌上往下跳。李宁一蹦而下，站稳了，但重心落在左脚上。细心的张健早看出其中破绽，但他矜持地笑了笑，默许了。他领李宁去找张大夫，再次精心按摩，敷药，又用胶布牢牢固定踝关节。

“走，找宋子玉。”张健鼓励地使劲拍拍他的肩，“这回，就看你的了！”

李宁清楚：作为国家队开队元勋、如今是代表团副团长的宋子玉，素来不苟言笑、威严庄重而铁面无私。他能不能上，就看这人一句话。不知为什么，他的心里象钻进十五只兔子，扑楞楞跳得慌……

### 感动了“上帝”

时间：22日上午8点。再过一个小时，是大会规定的报名时间。直至此刻，李宁还未在代表团考虑之列。

短暂的一小时，李宁啊李宁，你能感动“上帝”吗？

他俩找到宋子玉。

现在，宋子玉满脸严肃，挺直身子坐在桌前，俨然监督通过学位答辩的冷峻的主考官。的确，这是直接关系到中国队男子团体成败的大事，来不得丝毫的马虎儿戏。

张健站在宋子玉旁边，盯视着李宁，一颗紧张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上。

李宁极力掩饰住内心的激动，显得异常镇静。他按宋子玉的要求做动作：

双腿跳——良好；

双腿立——良好；

单腿立——良好；

单腿跳——伤脚微微晃动了一下，一个趔趄欲跌。宋子玉皱了皱眉头。

这一皱眉，闪电般映进李宁的眼帘。他疾速扫了张健一眼，这坚定执着的目光传递了一个坚定不移的信息：天塌下来，我也绝不放弃！这信息，张健收到了；他眨眨左眼，表示会意。

“宋教练，我做个毽子，让你瞧瞧！”

毽子，就是侧手翻转体90度双腿落。这是个依仗腿力的动作。算不得高难，但对于仅有一只好腿的李宁来说，却是个严峻的考验。

李宁干脆打了赤脚。起跳，“蹦”地一下，凌空弹起，高，飘，优美而富有韵律感。落地，纹丝不动。

他又是将重心巧妙地压在好脚上——这躲不过张健犀利的眼睛。

宋子玉微锁的眉心舒展了。他有点兴奋，霍地站起来，习惯地踱来踱去。末了，瞅住张健：“你来，我们研究研究。”

李宁知道：这下有希望了！他立即折回宿舍，收拾体操鞋和比赛服，作上场准备。

果然，半小时后，张健兴冲冲走进来，团领导小组临时紧急会议讨论，根据李宁的~~伤脚不能参赛~~其本人的强烈要求，同意他上……

听至此，他的脸蓦地红了，似一只熟透的苹果。是由于临阵前夕的高度亢奋？不，更多的是因为他多少有点自责：他从来就是个老实的孩子，可是为了争得参战资格，他刚才违心地略施小计，撒了一个小“谎”……

可是，这个“谎”——这个由一个刚强小伙子强忍剧烈疼痛而撒的“谎”，多么可爱啊！

### 他战胜了165名强手

22日晚，7时30分。开幕式。一个三天前还完全不能行走的中国选手，站在队列中，精神抖擞，雄心勃发，准备迎战来自38个国家的171名一流国手。

东德队有人悄悄议论，发出唏嘘之声，向他投来惊愕和钦佩的目光。他想：东德人怕他；外国人怕中国人。

是的，李宁的复出，使东德队感到在争夺团体殿军的路途上，平添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险嶂。

他低头瞧瞧伤脚，一只乳白色的精巧的塑料夹子，紧紧固定着踝关节，痛点被自然地分散，他感觉好多了。夹子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体操运动员出于感动和友好赠送的。但是，他仍然感到一阵阵隐隐作痛。他记起张教练满怀期待的叮咛：“沉住气，保存实力，发挥水平，拿下12项有效分，你就是为祖国立了大功！”

体操男子团体角逐，是最能显示一个国家体育实力的项目。共6项（跳马，鞍马，自由体操，单杠，双杠，吊环）12项（前6项为规定动作，后6项为自选动作），每

项无一动作失败，便获得有效分。12项，项项有效，对于一个健康的竞技状态良好的运动员来说，尚属不易，何况带伤的李宁呢？

可是，李宁冲刺了！

当他在跳马上纵身一跃，飘浮得似脱离了地心吸力，然后钉子般落地，获得全队最高分9.85分的时候；

当他在每赛完一个项目，做结束动作，高举双手向观众露出轻松而迷人的笑容的时候；

当他12个项目，项项夺得有效高分的时候；

当他和同伴们奋力拼搏，以0.15分之差险胜东德而获团体第3名的时候；

当他战胜165名世界水平的强手，挂上全能第6名奖牌的时候；

……

谁又能想象得到，他是一个严重的外伤患者呢？谁又能相信，他每迈出一步都要痛苦得如针插心脾呢？

不，这是一名转战扶桑、雄姿英发的中国运动员，在群雄毕至、精英云集的欧洲竞技场上，用掺和着苦涩汗水的墨汁，向祖国发回的一份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汇报！

然而，他并不满足，他觉得没赛出应有的水平。他闷声不响地坐在赛场角落一张海绵垫子上，边换鞋子，边看着满脸挂笑的外国运动员手捧金杯欣然离去的身影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先让你们神气神气。下一回，看我的！”